

六盘山

开卷

编者寄语

四海齐名白与刘,平生幸得知音伴。人世知音之遇,无关形骸远近,只在意气相契——或暮年相逢,朝夕相伴;或山海相隔,笔墨传情;或异代相望,心神共振。

刘禹锡和白居易二人,暮年相逢洛阳,半生贬谪风霜,让彼此一见如故。闲时唱和传情,困时相濡以沫,“桑榆晚照”的慰藉,是近身知己的暖,寥寥数笔,便成文坛韵事。

比近身相伴更动人的,是天涯相隔仍心意相契。永贞革新失败后,刘禹锡贬朗州,柳宗元谪永州,山水万重阻断相见之路,却隔不断牵挂之情。

一封封书信跨越高山瘴水,诉说蛮荒境遇,勉励彼此坚守初心。柳宗元《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的悵惘,刘禹锡《答柳子厚》的共情,字字皆是“同病相怜”的懂得,虽隔千里,如在身侧。

元白之交,更将“天涯若比邻”演绎到极致。白居易贬江州,元稹谪通州,一南一北,瘴烟弥漫。“不知忆我因何事,昨夜三回梦见君”的牵挂,“唯梦闲人不梦君”的反语相忆,梦中怀人的诗句往返酬答,往来酬和的篇篇诗作,皆是相隔山河的款款深情。

异代知音,更显天地间精神共振的奇妙。东晋陶渊明采菊东篱下,守着“悠然见南山”的闲淡;百年后王维辋川归隐,作“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诗中隐逸真味与陶令一脉相承。

王维读陶诗如遇故人,画《辋川图》亦藏田园清趣,二人未曾谋面,却以诗文为桥,成了跨越百年的知己。

魏晋嵇康与山涛,竹林聚散后处世之道渐殊。嵇康作《与山巨源绝交书》,看似决裂,实则以决绝姿态护友周全。待嵇康临刑,一句“巨源在,汝不孤矣”的托孤之语,道尽知己间的深层信任——纵使道路殊途,心意从未相负。

知音之妙,在于精神同频。刘白的暮年相守,刘柳、元白的天涯遥望,陶王的异代相契,嵇山的殊途相知,皆印证了:真心相知者,无问远近,无问古今。

这份懂得寄于诗文之间,藏于牵挂心底,凝着跨越时空的灵犀默契,裹着跨越时空的深切相知。这般知己缘分,堪称人间至珍,纵使千载岁月流转,依旧光彩灼灼,熠熠生辉。

四海齐名白与刘,平生幸得知音伴

□ 周彦涛

公元826年,唐敬宗宝历二年,扬子江的渡口,寒风凛冽。这一年,刘禹锡和白居易都已54岁,尽管同生于公元772年,又同为诗坛巨擘,但二人在此之前竟从未谋面。这一年,命运的齿轮终于让他们在扬州相遇。当时,刘禹锡罢和州刺史,白居易罢苏州刺史,二人在返回洛阳途中路过扬州。白居易在酒宴上率先写下《醉赠刘二十八使君》相赠,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两个神交已久的文坛巨匠,第一次把酒言欢。

他们早已不是长安城里春风得意的少年。刘禹锡刚刚走完那段漫长的23年,巴山楚水的瘴病与荒凉,把他的鬓发染成了霜色,唯独那双眼睛,还藏着不肯熄灭的火苗。同是天涯沦落人,白居易也不易。白居易自从贬谪江州后,当年那个写下《新乐府》一心济世救民的“诗魔”,已经心灰意冷,只想在醉乡里把自己藏起来,做一个独善其身的闲人。

两个天涯沦落人初次相逢,没有多余的寒暄,酒摆上来,笔墨铺开。白居易毫无保留地为刘禹锡23年的坎坷遭遇鸣不平。刘禹锡则写下千古名篇《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旷达与豪迈,相互激励。

这就是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刘白初逢”。扬州的这次相逢,不仅是两位诗人友谊的

起点,更开启了中国文学史上“刘白”唱和的辉煌篇章。

文学史上,人们常常津津乐道那些初见即激荡出火花的相遇。然而,比一见如故更难得的,是两个都在人生的风霜里浸了半辈子的人,到了人生暮年,还能遇见一个频率完全相同的灵魂。

扬州初逢时写的那些诗句,在一场更漫长的命运漂泊里,早已埋下了伏笔。在刘禹锡认识白居易之前,中唐文坛最先传出唱和佳话的,是两组辉映彼此的诗坛挚友——元稹与白居易,刘禹锡与柳宗元。

这两对挚友,几乎同时在命运的轨道上相交、重合、离散。

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白居易与小自己七岁的元稹同年登科。他们一同应考、一同做官,从校书郎到翰林学士,几乎形影不离。“死生契阔者三十载,歌诗唱和者九百章”,九百章为诗文泛指数量,元白二人诗词往来数量繁多。在同一时间维度,刘禹锡比白居易早一年进士及第,与他同榜登第的正是柳宗元。他们同年入仕,同人“永贞革新”集团,成了著名的“二王八司马”,几乎一日之间名满长安。然而顺宗的皇位只维持了8个月,革新失败,一纸诏书将两人同时推入深渊。八司马事件中,刘禹锡贬朗州,柳宗元贬永州。从朝堂中最耀眼的新星,到蛮荒瘴病之地的底层罪臣,俩人惺惺相惜,又同

病相怜。这便是唐朝最动人的两个故事之间真正的暗线。

白居易接住了年过半百从《永州八记》的境遇里走出的刘禹锡。元稹亡故于831年,柳宗元亡故于819年,这十年的光阴间隔里,两对挚友就像连起的两座桥梁,元白以零落江湖的慨叹留下海量唱和诗作,铺陈了中唐诗友圈的第一重回响;刘柳以20年患难相守,谱写了贬谪文学深沉动人的篇章。

当元稹和柳宗元相继去世后,余下二人就此相逢。他们接续了已故挚友的情谊,余生相融两种相处心境:白居易诗作情感直白炽热,刘禹锡文风沉郁刚健,始终心怀希望。

《新唐书》写道,白居易“初与元稹酬咏,故号‘元白’;稹卒,又与刘禹锡齐名,号‘刘白’”。而刘禹锡“早与柳宗元为文章之友,称‘刘柳’”,晚与白居易为诗友,号‘刘白’”。元白与刘柳,四颗遥相辉映的星辰,因命运羁绊与笔墨共鸣,最终相伴同行。

晚年定居洛阳,街巷比邻。白发苍苍的白居易眼见年老去心感慨,刘禹锡回信宽慰: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两位老人一同在龙门饮酒听琴,一次次诗词唱和,回望半生往事。朝堂动荡的岁月中,彼此互为慰藉与依靠。

他们不仅是知己,更是逝去友人精神的延续。刘禹锡怀揣对柳宗元的思念,白居易铭记元稹的初

心,二人相聚闲谈,缅怀故友,共赴往后岁月。

从相遇那天起,两位半生坎坷的诗人,迎来了温暖诗意的晚年时光。此后十余年,二人相濡以沫,将诗词唱和的意趣发挥尽致。据后人统计,二人唱和之作一共138首,作品汇编成《刘白唱和集》,在京城广为流传。

晚年二人同住洛阳,年岁相仿、心境相通,每日饮酒弹琴、参禅观景,相处默契自得,情谊真挚动人。岁月流逝,病痛缠身,却不曾消磨二人心境。白居易心性豁达,刘禹锡胸襟豪迈,彼此相伴扶持。身处权宦当道、藩镇割据的时代,二人将忧国爱民之心悉数寄于诗文中。

“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岐路忽西东。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此句为柳宗元赠刘禹锡诗作,昔日期许,最终化作刘白朝夕相伴的日常。中唐文人逆境相守的故事,跨越千年依旧令人动容。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们的诗歌,既是针砭时代的笔墨,也是支撑彼此直面人生困境的精神支柱。

一身浩然风骨,胸怀坦荡意气。刘白二人,半生心绪牵挂苍生百姓。纵使命运多舛,依旧坚守本心,活出真挚热烈的生命。纵然前路坎坷波折,二人始终守住初心,不负平生志向。

他们的故事和诗歌跨越千年,告诉世人:人间万般光景皆值得珍惜。

灵犀

给万物写信

□ 李晃

我家住在高山垄。虽然人们都这样叫,但高山垄地势并不算高。同村的铁炉下、大麻坑、太冲、大禾界,比它的海拔高多了。高山垄坐落在湘西南的一个小山村,呈漏斗形斜卧下来,背靠无名的自留山,左连寒山冲,右至宝珠石。被矮山冈半包围的,是扇形排开来的池塘与田畴。

从我记事起,高山垄这个大院落就是单姓。但我没见过曾祖父。祖父这一辈有三兄弟,他排行老大。入夜,来自后山的风,在厮声响起时敲响每一扇木门。时光从亘古而来,又往亘古而去,一些人归于尘土,一些人呱呱坠地。到了父亲这一代,我们大家族才算是开枝散叶,人丁兴旺。大家都不约而同地、义无反顾地走出了祖屋,像蒲公英一样开遍大地。

祖屋是老式的连体木料房,打着粗实的圆木立柱,盖着黛青色的拱形瓦,上下两层,呈“凹”字型面向晒谷坪张开怀抱。当叔伯婶婶在晒谷坪上忙得汗流浃背的时候,当我和妹妹小心翼翼的夕阳呼唤鸟儿归巢的时候,祖屋总是以静默而又慈祥的影子,从青山脚下突兀出来,驮着一生的守护与隐忍。

后山的另一侧,便是原来的茶场。那里有大片的橘林,与高处的茶林昼夜守望。在开阔地带,还有一个用水泥浇筑的氨水池,以方便人们施肥。茶场很长一段时间是我们村的村部所在地,但村部只有在开会和举行重大集体活动时才开门。进山砍柴的人,挖春笋冬笋的人,打理茶树橘树的人,四处采集草药的人,常在村部的屋檐下歇歇脚、打个盹。

放牛的时候,采蘑菇、摘山蕨,我也曾在村部的楼前驻足或者冥想良久。它建得不算高大伟岸,但足够乡亲们用信任的目光去仰望。在我的脑海深处,时常闪现无边无际的松涛竹海,还有无比醒目的红砖黛瓦、庄严肃穆的议事会场,以及人声鼎沸的丰收时节。

清明了,谷雨了,在粉红色的杜鹃花一夜之间覆盖了整个山冈的季节,我再次循着漫山遍野的鸟鸣,走进遍地生机的茶场。昔日的茶林与橘林已不复存在,全部改植了树木。杉树、松树、枫树,还有一些我不知道名字的乔木。一棵棵,一排排,几年长下来,都那么挺拔、遒劲,都不甘示弱地指向苍穹。

转过身去,我沿着能够抵达每一座山体的小路,寻找那些属于儿时的记忆。南风又从山顶穿透过来,摇曳着身旁茂密的枝叶。枝叶深处,长满了一挂挂饱满诱人的野果,嫩红的,妍黄的,大紫的,雪白的,从初春一直蔓延到深冬。被孩子们发现的,带着露水与清香入了肚肠。仍是藏着掖着的,或被鸟雀啄食,或于虫类蚕食。或声势浩大地挂满枝头,又悄无声息地回归泥土,毅然奔赴落叶与根须交织的源头。山野间所发生的一切,小动物们知道,野果们也知道。树木指向渐渐高远的蓝天,我仿佛听到了傍晚的风扑向山谷的声音,熟透了野果子砸在草叶上的声音,炊烟升起的地方唤人回家吃饭的声音……

彼时,沸腾的晚霞溶解了绿油油的田野,铺天盖地的蝉声带来了灶膛的火苗。我斜躺在自制的竹椅里,枕着厚重的、越来越急切、越来越紧逼的蛙鸣。这样动情的画面,一定与勤劳的村庄有关,一定与旷达的山野有关。

天圆地方,人间温暖。万物有灵,故土永生。在这遥远的远方,我要给故乡的万物写一封信,一封泪流满面的信。



盛开

郭怡荪

被生命唤醒的时刻

□ 韦生宁

上世纪70年代,在我十四五岁的一天,就在矿区家属院我家红砖窑洞房的把头边儿,一个打扮得很有范儿、从未见过的大背头叔叔,与我擦肩而过。

我挺纳闷:这么讲究的人怎么会到我们这儿?

我们这个家属院里离矿大门不远,都是年久失修的土坯瓦房和砖窑洞,原本都是间隔不远面朝东的,每排10至12户,每户不足五六十平方米的单排平房,随着人口增加和生活的发展,房屋前后、左右逐步密布了自建的厨房和院落,几乎没有能畅通的行人便道,加之我们又靠近家属区边缘,鲜有外人光顾。

我迟疑地回头观望时,恰巧他也在驻足看我。四目相对,他突然冲着我我说:“小伙子,我一生阅人无数,从你的言行举止能够看得出来,你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人!”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已经掉头走了。

我瞪大眼睛不知所措地看着他消失的背影,很纳闷,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回到家向母亲提起此事,问母亲,我出生的时候发生过什么事情吗?母亲眼眶一湿,似乎不太愿意提起,只说:“当时乱哄哄的,你爸也不在跟前,我也不太清楚现场的情景……”

后来,在与老邻居们断断续续的聊天中,我大概还原了当时的场景。

当年,我在临时建成的医务所出生时,已经没了动静,闭着眼的小脸涨得发紫,紧急时刻,有个护士一手抓住我的脚腕,倒提起来,用另一只手照着屁股使劲儿拍了两下,我哇地一声,有了气息……

十几年后,竟然还有陌生人提及此事,母亲觉得很奇怪,也挺有意思。

我自己印象最深的是另一件事。别看我生在黄河边、长在黄河边,但一直是个“旱鸭子”。打小充其量也就是借着到父亲煤

矿的澡堂洗澡,屏住呼吸像鸭子一样在大池子里来回扎几个猛子,算是感受一下晃在水里的快乐。

直至初中毕业到了电厂的技校,借助一个基本废弃的喷水池,跟着同学们才学会了游泳。因为,天生的耳朵灌水,没有学会水下换气,一直都是“狗刨”,像个水獭一样,鼻子必须一直保持在水面上,靠着四肢滑动前行,速度很慢。

一天,正是晚自习的课间,一个平时话很少、坐在我前排的小哥们,悄悄约我去喷水池游泳。

“晚上人少,天又这么热,只当是洗个澡。”难得他这么抬举我,犹豫了一下,答应了。喷水池在学校不远的厂区里,很宽,中间隔着整齐的水泥柱,上面架着布满孔洞的已经有锈迹的喷水管,偶尔喷水的时候,景象真的非常好看。

上百个喷嘴像倒置的花洒喷出伞状的喇叭造型,晶莹剔透。水雾中似乎是漂浮着一朵朵绚烂的花朵,半空的水幕中经常还能悬起一道闪烁的彩虹。

正当夏季,白天很热闹,像电视里炎热夏天的海滨浴场,人挤人,水面上人头攒动。到了晚上,在皎洁的夜空下却是寂静得有些幽暗,旁边很有些历史的黑黢黢的水泥建筑窗孔瞪着冷峻的眼神静静注视影影绰绰的喷水池。

弯月下,深邃的夜幕里,像皮影戏里的皮影,迅速褪掉衣襟,穿着短裤,我俩悄无声息地滑入水中。

小哥们是个游泳高手,一个猛子就几米远出去了,瞬间就不见了踪影。

我刚学会游泳,只能在池边与第一排最近的水泥柱间往来几个迂回。游了几圈,身体有点渐凉,感觉也意兴阑珊

了。可那哥们一直不见身影,喊了两声,还挺诱人的,也不见动静,那就再等等吧!

坐在池边,想着想着,打了个冷颤,我又慢慢挺着水泥池边下到水里,有点心不在焉,游着游着突然发现自己怎么游到了两排水泥柱的中间了。水泥柱的间隔要十几米哪!赶紧扭转身子向池边的第一根柱子靠近,这一扭,坏了!不会游了。

屁股拽着整个身体毫无意识地沉了下去,像个胡萝卜一样只能直上直下。仓皇中我极力地向上蹿了两下,想漂起来,可前胸就是压不进水面,又蹿了一下,想换口气,却直接灌进去两口水,脑袋也轰地一下有点发懵了。

一个从未体验过的念头特别强烈:我要死了!突然,似乎听到有个声音在说:冷静、冷静!我知道,那是发自我内心的声音,是对生命的不舍!

我立刻停止了手舞足蹈。水面刚好漫过我的头顶,上蹿的高度是有限的,靠脚肯定不行的!

我屏着呼吸,瞄着第一根柱子的大概方向,一左一右扭着身子,两只胳膊随着身体也左右划拉着探索着前方,双脚踩着水底的淤泥一步一步尽可能地前行。

终于,实在憋不住、感觉快要爆炸了,拼着最后的一点气力,蹭地一下,我向前斜着蹿了出去……水泥柱撞到了我的怀里。

估计我大口气喘了好几分钟,惊悚万分的心才慢慢平静了下来,浑身瘫软地抱着柱子,感觉滑腻的水泥柱是前所未有的亲切。像条鳗鱼,小哥们不知什么时候也潜到了身边。

我无奈地看看他,想说什么却无从说起,只好一声没吭,同他一起游到池边,换好衣服回家了。

且听风吟

沙枣花

□ 李建军

沙枣花
生于塞上五月
兀自开在枝头
清清爽爽

人们说它
耐寒 耐碱
适应荒凉

在我看来
一座城
立在它心中

黄河谣

□ 王建军

细雨在季节里转身时,风是轻的水波醒来时,是谁拉开嗓门声音悠远地滑过水面,羊皮筏子越漂越远,身影也越来越淡河畔飘散着,最后一缕炊烟

风是暖的,带着泥土的松动从对岸缓缓吹过船工吹唱的调子,是褐色的像船桨划开深水。菜头翻起陈年的泥,在河心打着漩涡渐渐地 融进远处的夕照水花扬起的白雾里,回声也是湿漉漉的,沉入水底

敬请原创 首发优先
投稿邮箱: nxrlb@126.com